



俄羅斯問題

第一輯 蘇聯
新華書店出版

俄羅斯問題

西 蒙 諾 夫 作
林 陵 譯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俄羅斯問題

作者 西蒙諾夫

譯者 林陵

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總店

一九四八年四月初版 0001—3000

一九四八年八月再版 3001—11000

劇中人物

馬克佛遜——紐約一家大報紙的主人和編輯，若干其他報紙的共同所有人。六十歲，但樣子要年輕得多。

胡德——舊金山一家大報紙的編輯和共同所有人，同時是馬克佛遜報紙的編輯之一。約近四十歲。稍微有些跛。有些粗暴，裝做是來自民間的人。

史密斯——馬克佛遜報紙的記者，是胡德的同年和同學。

潑列斯頓——馬克佛遜報紙的國際版編輯，四十五歲。

哈台——馬克佛遜報紙的訪員，四十歲出頭。

摩非——赫斯特系一份報紙的記者，四十五歲。不修邊幅。從來不醉酒，但却是永久喝過酒的。

凱斯勒——出版家，一個胖老頭子，患着可怕的氣喘病。

奧肯萊——一家左傾報紙的編輯，五十歲。

傑茜——三十三歲的美麗女子，樣子要年輕些。

梅格——速記員，是一個年齡在三四十歲之間的婦人。

酒排侍者，汽車夫，女秘書，傢俱搬運快。

地：紐約。

時：一九四六年自春至秋。

原书空白页

第一幕

第一景

馬克佛遜在報館裏的辦公室。一個很大的房間，相當空曠：書桌，速記員小台子，幾張安樂椅。唯一的裝飾是照片，沿着整個房間的木板腰上成行地掛着。正對桌子掛着一張舊式二層樓房的大照片。

傑茜坐在速記員小桌子跟前，在打字機上正打完一句句子。電話鈴響。

傑茜（對電話）不在。密斯脫馬克佛遜要過一刻鐘回來。

〔敲門聲〕

傑茜 請進來。

胡德（走進來）怎麼？你在這裏？多麼討厭的意外（吻她的手）。

傑茜 為什麼討厭呢？

胡德 你從軍隊裏回來了，還是什麼都和一九四一年一樣嗎？

傑茜 不，我不過是給白麗琪小姐做替工。她請兩個禮拜假。

胡德 跟老頭子純粹是事務上的關係？

傑茜 純粹是事務的。

胡德 是的，他確實老了一點。

傑茜 我也老了。

胡德 沒有的話。我們是去年三月從非列賓分手。可見，統共只有一年零兩個月。

傑茜 是這樣吧。

胡德 不過你穿便裝要比救護團的制服合身些。

傑茜 也許是吧。

胡德 也許，重溫舊情，你可以吻我一吻吧？

傑茜 不。

胡德 好。你什麼時候完工？

傑茜 十點。

胡德 十一點到白羅姆萊俱樂部，行嗎？

傑茜 不。我有約會。

胡德 可以問，跟誰嗎？

傑茜 可以。我想，加利……

胡德 史密斯？

傑茜 是的。我想，加利今天是會請我吃晚飯的。

胡德 可是他今天早晨才從日本飛來呀。

傑茜 是的，我知道。我在飛機場上接他的。

胡德 受報館的囑託？

傑茜 不是。（啞場）據說，你的太太不漂亮？

胡德 是的。

傑茜 並且有錢有到這樣程度。關於你的生活，有私人偵探給它供給情報……

胡德 可能的。

傑茜 你已經把舊金山的報紙完全買下來了嗎？

胡德 沒有完全。暫時買了百分之四十。你可以相信我，我雖然結婚了，但我真遺憾，有錢的是她而不是你。……

傑茜 我相信。她很不漂亮嗎？

胡德 很。

傑茜 我同情你。

胡德 我相信。老頭子在那裏？

傑茜 在請俄國記者吃飯。過十分鐘就來了。

胡德 就這樣，選定加利了？可以抽煙嗎？

傑茜 向來可以。

胡德 （抽煙）早晨剛飛來？真快。

傑茜 不。我們在東京見過面。

胡德 啊……對了。我變得遲鈍起來了。他知道我的事情嗎？

傑茜 不。當着他的面，或是當着別人的面，我都沒有提起你的事。

胡德 別人會對他說。

傑茜 不大可能。他不歡喜這一套。

胡德 他愛你嗎？

傑茜 我想，是愛的。

胡德 你呢？不過不要撒謊。那時候，在一九四一年，你比較更喜歡我。

傑西 對的。可是現在，我比較喜歡他了。並且，我年紀大了一些，也聰明一些了。所以我想出嫁了。

胡德 老頭子打算派他到俄國去。

傑西 是的。我知道。我昨天給老頭子打了一張加利將來那本書的計劃。似乎，沒有你的參加是辦不了的吧？

胡德 是的，這是我的主意。也是我的計劃。

傑西 哦，是嗎，這大概要費加利三個月的功夫吧？

胡德 差不多。不過，假使他肯去的話。

傑西 他會去的。

胡德 這話不錯。最近一年他開始倒起楣來了。假使他現在不用最轟動的方式恢復自己的聲譽，那末我就不能給他担保，今後他每月會賺到五百塊錢。我怕，你的婚姻到那時候就不幸福了。

傑西 他會去的。

胡德 我不相信。關於俄國人，他從前有他自己的看法。

傑西 無論是看法，無論是俄國人，無論是他關於俄國人要寫些什麼，都與我絲毫沒有關係。我只是要一座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孩子，要稍微有一些自己的幸福。我做人家外甥也做夠了。他會去的。

胡德 你什麼時候決定嫁給他的？在日本？

傑西 幾乎是。

胡德 完全呢？

傑西 昨天。

胡德 在打我給他著作所起草案的時候，似乎我變成一個安排你幸福的可笑角色了。

傑茜 似乎是這樣。不過爲什麼是可笑呢？

胡德 噯，總有一些的。幾乎三年了，我們……你應該感謝我。

傑茜 我是感謝你的。

胡德 抽支煙。

傑茜 我不抽了。加利不喜歡抽煙，我也快戒好了。

胡德 噢，這可就當真了。

傑茜 是的，這是很當真的。

馬克佛遜 (上) 你好，傑克。

胡德 看到你真高興，密斯脫馬克佛遜。

馬克佛遜 你又來那老規矩了？

胡德 好，恰利，不過，現在你得立刻承認，你逼人家叫你的名字，並不是出於自然的民主。

馬克佛遜 真的嗎？

胡德 是的。你簡直變年輕了。「恰利」的聲氣要比「密斯脫馬克佛遜」年輕些。是嗎？

馬克佛遜 也許是。不過你可別當着女人的面說這個話。

傑茜 (拿起打字機) 我可以走了嗎？

馬克佛遜 可以，可以。現在你什麼都可以。傑克。她扔下我，不願意跟我工作了。

傑茜 (在門口) 密斯脫馬克佛遜，我不是給你解釋過了嗎？

馬克佛遜 (打斷她的話) 是的。並且也不用再把這事情給我解釋第二遍。你走吧，傑茜。

〔傑茜下。〕

我老了，傑克。昨天我向她提議，等白麗琪小姐假滿回來之後，和她對調一個位子，留在我這裏工作。和從前一樣……

不肯。照工作時間說，在採訪部工作，對她比較合算些。我老了……史密斯過一刻鐘，就要來了。

胡德 俄國人怎麼樣？

馬克佛遜 記者嗎？簡直全忘了。（打電話）哈克爾。給我叫哈台來，過五分鐘再叫發列斯頓來。（對胡德）哦，沒有什麼，他們肩頭上有腦袋。（笑）克羅斯皮決定給他駐在俄國的記者造成一個好的先例，他向俄國記者提議到我們飛機工廠去視察一下。但是俄國人說，他們對於我們的飛機工業絕對沒有興趣。於是克羅斯皮弄得非常尷尬。

〔哈台上。〕

哈台，你明天早晨去出席告別俄國人的記者招待會時，順便向他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外面傳說他們帶了錢來支持我們的煤礦罷工，是否確實？

哈台 可是……

馬克佛遜 什麼？

哈台 他們對於這樣的問題，只會聳聳肩來作回答。

馬克佛遜 當然。你就這樣寫，俄國人對於這個露骨的問題，只是很狼狽地聳聳肩，或者諸如此類的話，這是你的事情。是你拿稿費，不是我。祝你成功！

哈台 再見。（下）

胡德 對於一份有身份的報紙，還不太天真嗎？

馬克佛遜 沒有關係。哈台是一個有名的胡鬧新聞的訪員。還在他的襁褓裏是很自然的。

胡德 是的，他也許是對的……

馬克佛遜 你意思是說，我還沒有完全失去理智？

胡德 不完全。

馬克佛遜 什麼不完全？

胡德 我要說的不完全是這個。我是要說，你一天比一天堅強了。
。我喜歡這一點。

馬克佛遜 我也喜歡。並且，我想，比你更喜歡。（用手在書桌上
上搥了一下）一張很好的舊式桌子。甚至於新式事業家坐這
樣舊式的桌子也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胡德 也許是吧。

馬克佛遜 正就是。但是，可惜要忍耐一下。時，正就是我，而
不是你，三十年前在這個破舊的瓦堆上創辦這個事業。（指
桌子上面一座小屋的照片）沒有辦法的事情。是資本主義呀
。私有財產的神聖權利。

胡德 （巡視辦公室）哦，一個老朋友又在陽世出現了。

馬克佛遜 （走近去，看莫索里尼的照片）是的。噯，那有什麼
呢！自從把這個可憐的頭倒掛在米蘭以來，他，當然是死了
。我不記死人的墳處。一九三三年到他羅馬宮裏去的時候，
這張照是他簽字給我的。你看，字簽得多好。是我所搜集韓
筆簽名中最好的一個。

胡德 還有一位先生暫時還放在保險箱裏？

馬克佛遜 暫時還是。外面謠傳說他活著。吊死他還早呢。

胡德 據我看，已經可以了。

馬克佛遜 不，還早。

胡德 你看未來看得太胆小。這是你唯一的缺點。

潑列斯頓 （上）我來了。您好。你好，傑克！

胡德 你好！

馬克佛遜 關於俄國今天有什麼消息，皮爾？

潑列斯頓 合衆社給我們哈納發的五十行「俄國人在維也納」。

哈納很稱讚俄國人，我不知道，登不登？

馬克佛遜 一定登。我們和赫斯特相反，保持新的客觀作風。登在第十六版上。別登在前面。還有什麼？

潑列斯頓 魏普曼的一篇文章，論俄國侵略計劃，還有五六條類似這樣的消息。

馬克佛遜 都登出來。我們是客觀的。魏普曼的文章登在第一版，其餘的至少登在第六版前面。還有什麼？

潑列斯頓 還有？意大利人的造謠消息，說愛里特里亞出現俄國飛機師。不過這是絕對不像樣的夢話。

馬克佛遜 把它登在第一版，用刺眼的標題。

潑列斯頓 俄國人明天就會鬧騰的……

馬克佛遜 那有什麼呢，我們把它登在第二十版上。登五行。他們發的關謠消息很短。看新聞的有幾百萬人，看關謠的只有一萬人。

潑列斯頓 我不喜歡這一套。

馬克佛遜 什麼？

潑列斯頓 你干涉我國際版的工作。我慣於自己處理的。

馬克佛遜 對不住。你對，皮爾，我很抱歉。可是你不再瞭解我了。

潑列斯頓 我覺得，一個月之前我是瞭解你的，這一個月中間你變了。

● Eritrea 意大利的前殖民地，在北非洲東部。

馬克佛遜 當然，變了。這就是你應該明白的地方。好吧。祝你成功。

滾列斯頓 再見。（下）

胡德 史密斯過三分鐘就來了。

馬克佛遜 是的。怎麼樣，我想，他只得答應。稍費三萬塊，出書担保有銷路。說實在話，假使我不是在國會之前非常需要這本費，我至多只能給他一萬五千塊。他會答應的。他的情形很不好。他幾乎有一年不寫東西了，並且一塊錢收入也沒有。

胡德 爲什麼他不寫？

馬克佛遜 我收到他兩封信，一封是從沖繩島來的，一封是從日本來的。戰後的混亂。他以爲和平條約一簽字什麼地方都會有鴿子飛翔，玫瑰開花。但是世界還是和原來一樣。這使他失去了平衡。他對我說，在他沒有明白世界上究竟發生着什麼事情之前，他不能寫作。沒有關係。他會去的。

胡德 他打算跟傑茜結婚。

馬克佛遜 真的嗎？現在我明白了。那有什麼呢，很悲哀，但是很好。他會去的。傑茜並不是一個肯嫁給化子的女子。

史密斯 （上）您好，老頭子！您好，傑克！

〔握手。〕

馬克佛遜 請坐，加利。

史密斯 （坐下）不是大問題，老頭子。你爲什麼這樣要緊拉我來？我昨天夜裏在太平洋上幌得要命，直到現在腸子還在痛。

馬克佛遜 我怕你現在又要在大西洋上幌了。

史密斯 你對我有什麼建議。

馬克佛遜 到俄國去。

史密斯 到俄國去？最近一個月，我害失眠症，突然，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夜裏看起報紙來了。照你的新政治路線來說，派我到俄國去，也許，於你是沒有意思的。

馬克佛遜 第一，謝謝你，你終於看我的報紙了。第二，在我的新路線之下，正就是需要你到俄國去。

史密斯 老頭子，你把我當傑克了。

胡德 別裝糊塗！自從我寫了那本關於俄國的書之後，假使俄國人再讓我到那裏去，他們簡直是傻瓜了。可惜，他們並不是傻瓜。

史密斯 但是，自從我寫了那本關於俄國的書之後，在你的新路線之下，竟勸老頭子派我到俄國去，那才是傻瓜呢。

胡德 謝謝你，但是你，總是把什麼都攪得一塌糊塗。現在我來說給你聽，為什麼我不是傻瓜；你才是傻瓜。

史密斯（在安樂椅裏坐得舒服些）有極！這問題使我一輩子斷動。事實是事實，我絕對沒有意見，但是這事實的原因却不十分明白。

胡德 你所以是傻瓜，因為你不知道什麼叫做辯證法。辯證法是一種科學，說什麼都是不斷地動，不斷地變的。

史密斯（打斷他的話）好極了。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明白得快。

胡德（繼續）你在一九四二年所寫的那本很受歡迎的關於俄國的書，可以幫助你現在寫一本關於俄國的完全不同的書。對於我們有用的書。

史密斯 對於誰，——對於你？

馬克佛遜 對於那些認為美國不應該有共產主義的人。

史密斯 我也是屬於這種人。各有各的意見：俄國人有他們的制度，我們有我們的制度。還有呢？

胡德 還有——你應該再到俄國去一趟，把俄國的全部真情寫出來。

史密斯 那時我也是寫的全部真情呀。

胡德 不是！

史密斯 喂！轉彎轉得慢點！

胡德 你寫的什麼？你說俄國人是勇敢的兵士，史大林格勒會英勇地保衛，他們的飛機師去撞擊敵機，他們的女子是狙擊兵，你想像看，這都是俄國的真情嗎？

史密斯 凡是我所寫的都是真情。

胡德 你不以為，現在，這些勇敢的兵士已經達到了歐洲的心臟，爬進了朝鮮，這些飛機師已經在維也納和旅順上空飛行，你不以為這個真情，已經不是反對德國人，而是轉過來反對我們了嗎？

史密斯 這一點，在貴報上已經看到了。

胡德 你以為俄國人不再往前爬嗎？

史密斯、相反，他們先奪取歐洲，再奪取美洲，然後再奪取澳洲，然後再奪取南極……多無聊的廢話！

胡德 無聊的廢話？你讀過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沒有？還有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請注意『最後』這兩個字！你讀過沒有？

史密斯 沒有，沒有讀過。還有什麼關係？

胡德 因為……

馬克佛遜 等一回，傑克。等我走了你們再繼續你們的辯論，我要出去。加利，我請你仔細地聽聽傑克對你所說的話。他會把我們共同的意見告訴你的。現在有幾句話要說……兩星期之後乘飛機出發。三月為期。回國後一個月交稿。一部份作為文章在報上發表。我保證出版。我保證銷路好。我保證稿費三萬元。明天半夜十二點鐘在這裏答覆。你說一聲好，我就先付你七千五百元一張支票。你去考慮一下吧！再見！

（下）

史密斯 七千五百元！開頭這樣，倒很不壞。這許多錢暗示我必須給你們寫一本很不錯的稿書。

胡德 不！你不過只要依照這個計劃寫十章就行。（遞給他一張紙）十個問題，十個回答。（注視史密斯臉上的表情）不過字眼要謹慎一些。我預先告訴你，這計劃是我起的草。

史密斯 （讀完了，安靜地）「俄國人要戰爭的十個原因」。這不對！俄國人不要戰爭。不會有這樣事情的！

胡德 你什麼時候離開俄國的？

史密斯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胡德 可是現在是一九四六年七月。

史密斯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現在也不會要戰爭。

胡德 好，就算不是現在，甚至於就說他們現在不要戰爭吧，可是我自己却不怕肯定這一點。我主張對世界共產主義立刻進行警告戰爭。共產黨人是狂妄的信徒，俄國人是雙重的狂妄信徒；俄國人加上共產黨人。你要相信，誰都阻止不了他們，假使他們要使世界服從他們思想的話。